

由《墨葡萄图》引出徐渭与阳明心学的渊源

庞佳¹ 任雁²

(1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 400015; 2大同市博物馆 大同 037000)

摘要: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手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资本主义出现萌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思想上的变迁。王阳明心学思想逐渐被世人所接受,并影响到晚明时期艺术领域的革新。徐渭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不但是一种文人艺术的展现,而且彰显强烈的个人内心的情感。文章从徐渭艺术代表作之一的《墨葡萄图》为切入点,剖析徐渭独特风格作品中所蕴含的“心学”思想,进而引出徐渭与阳明心学的渊源。

关键词:《墨葡萄图》;徐渭;阳明心学

一、《墨葡萄图》的概述

《墨葡萄图》纸本水墨,116.4*64.3cm,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该作品既有徐渭自由活泼的大写意绘画,又有不受拘束的书法题句,称得上徐渭晚年的精品之作。整图以一束苍老挺拔的葡萄藤枝为起笔,数条细藤沿着老藤向下错落的低垂。细藤的末端以饱含水分的泼墨技法绘出晶莹剔透的葡萄与浓淡有致的葡萄叶。笔墨挥毫之间将整幅图卷的气韵表现得酣畅淋漓。笔者认为,晚年的徐渭将其一生的坎坷经历融入《墨葡萄图》的创作之中。用葡萄苍老挺拔的枝干喻意年迈却不卑不亢的自我,用晶莹剔透的葡萄象征其丰富多彩的人生之路。结合《墨葡萄图》中四行欹斜的草书题记可以印证笔者的推断。“半行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 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天池。”在图卷的左上角,书有,诗文是徐渭一生的真实写照,抒发了徐渭苦楚的心境。《墨葡萄图》以一种狂横恣肆的笔触,不拘一格的用墨特点,凸显出徐渭对艺术美学认知的独到之处,以画喻人将内心世界情感的真实表达出来。这与阳明心学倡导的“心即理”的思想 优质异曲同工之妙。

二、徐渭的生平

徐渭,字文长,号天池,晚年号青藤老人。是青藤画派的鼻祖,与陈淳并称“青藤白阳”。是明代中晚期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军事家,与解缙、杨慎并称为“明代三才子”。徐渭出生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卒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恰逢明代社会大变革的转折期,可谓天时也。同时徐渭出生于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正是江南富庶之地的中心区域。这为徐渭能与多位绍兴籍的心学大家交往学习提供区位上的地利优势。加之徐渭本人的不懈耕耘称得上人和也。

时代造就了徐渭。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小官宦家庭之中的徐渭,童年时代可谓不幸,其父徐鏊在其襁褓时就溘然长逝,其母为妾室,年幼的徐渭由嫡母童氏抚养,幼学之年徐渭生母被逐出家门,三年后抚养徐渭的嫡母苗氏故去,徐渭与长兄一道生活。不过其天资聪慧,重髻年龄就随管士颜、陆如冈等学习,弱冠之年就成为童生,可谓年轻有为。嘉靖廿四年,徐渭大哥徐淮去世,徐家家产被霸占。次年徐渭与潘氏成亲,入赘潘家,六年后潘氏不幸去世,与此同时徐渭参加三次乡试均未高中,家庭的变故与学业上的不顺给徐渭带来巨大的打击。

嘉靖廿七年,徐渭搬出潘家,寓居“一枝堂”,并拜王阳明的弟子季本为师,自此开始了与“心学”的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阳明心学融入艺术创作之中。嘉靖卅七年,胡宗宪因徐渭执笔的《进白鹿表》获得青词皇帝嘉靖帝的欣赏,从而徐渭得到胡宗宪的信任,成为胡宗宪的幕僚转战东南沿海参与抗倭的斗争之中。嘉靖四十一

年,因受严嵩案牵连,胡宗宪入狱,徐渭赋闲返回绍兴。嘉靖四十四年,徐渭在长期压抑环境中精神出现问题曾九次自杀。

在随后的二十八年之中,徐渭曾参与张元忭主持的《会稽县志》的编修工作,与吴兑一起出宣化,结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并随其视察北方边关,后因心情抑郁,旧病复发回到绍兴。北上宣化,寓居北京,南归绍兴。常年漂泊中的悲欢喜怒丰富了徐渭的阅历,为其艺术创作的升华奠定了厚重的基石。徐渭曾在《青藤书屋图》上赋诗:“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万历廿一年在贫病交困下,徐渭在故乡绍兴去世,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结束了七十三年不朽人生。观其晚年的作品从中皆可看出阳明心学的精义,也许在经历世间苦难的徐渭已经将阳明心学作为灵魂上的慰藉。

三、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变迁

历史的大潮夹裹着每一个人。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造就出不同思想流派。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必须先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徐渭生活在明代中后期,历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由以往单一的小农自给经济社会结构向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多元社会结构的转变。江南地区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手工业生产逐渐发达,商业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商品货币化经济兴盛,市民阶层初具规模。江南地区出现多个商业中心城市。

经济领域上的变化促使社会各方面随之发生变革,纵观明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在位四十五年的嘉靖皇帝沉迷修仙得道,皇帝怠政,内阁权力膨胀且党争激烈,地方上吏治败坏等诸多问题,进而导致社会上出现冀望变革的声音,要求改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经济的发展。

四、王阳明与心学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为明代中后期复杂的社会环境注入新的气象。在王阳明及其一众弟子的不懈努力下,心学逐渐成为晚明学术界的主流思想。

王阳明,字伯安,浙江余姚县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其一生波澜起伏经历丰富,成化八年出生,其父王华为成化朝的状况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弘治十二年,王阳明高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元年,因触怒宦官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任驿丞,正德五年,刘瑾被诛。正德九年,王阳明升任南京鸿胪卿。正德十二年,王阳明平定南赣叛乱,正德十四年在江西又平定宁王之乱。嘉靖六年,任两广总督兼任巡抚。嘉靖七年在湖广地区清剿少数民族叛乱。嘉靖八年农历十一月,王阳明在江西南安府大庾县的青龙港上的船中病逝。享年57岁。

心学是传统儒家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派,上可追溯到先秦的孟子,孟子是第一次构建心学理论体系的先贤,他认为:“人心本善,

仁义礼智根于心。”两宋时期，士大夫阶层引领时代的发展走向，北宋著名的学者程颢开创心学流派，他认为“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的理轮。南宋陆九渊更是提出“心即是理”的观点。王阳明在继承两宋先贤的思想理论基础，结合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环境与自身的丰富经历，提出“心学”理论体系。他提倡“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本论。反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道德观，强调个性解放，唤醒人的内心深处的自我。王阳明认为“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即为天道，是宇宙间最高的道理。同时王阳明又将“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两者有机统一起来，他认为在知与行两者之间，是互为补充密不可分的。后世的徐渭称赞王阳明：“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守仁以人掩其书”。

王阳明病逝后，其诸弟子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心学理论，同时又结合各自的人生经历融入各自的观点，使心学的理论体系发扬光大。例如，弟子王艮。在继承王阳明的“良知论”的基础上将“致良知”发展为“复初说”并创立泰州学派，成为晚明时期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同时在王阳明故乡浙江宁绍地区也出现了一批阳明心学的继承者。这批学者在徐渭的成长道路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徐渭与心学诸家

明嘉靖八年王阳明在江西病故，徐渭时年八岁。故徐渭所学的阳明心学从逻辑上讲乃是王阳明的弟子所授。王畿、萧鸣凤、季本、钱榘等诸多绍兴籍的心学大家成为徐渭学习阳明心学的老师，徐渭可称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

王门七派中“浙中派”的创始人王畿，绍兴府山阴人。其思想以“四无”为核心，将禅宗思想元素融入心学之中。认为心意知物者，只是一半，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皆无善无恶。王畿与徐渭既是亲戚又为师生。“精舍俯澄渊，孤亭一镜悬，觅心无处所，将洗落何边。花护焚香几，门维渡笋船，碧霞池畔鸟，长得泛前川。”徐渭这首《洗心亭》看似写景答王畿，却抒发出徐渭对阳明心学的认识。将与四周的美景与觅心联系起来，借景物的美强调自我心境愉悦，将怡然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萧鸣凤，浙江绍兴山阴大娄人。幼年聪慧，束发之年随王阳明学习，明正德九年高中解元，与徐渭姑母之女张氏完婚，旋即入朝为官，素有萧北斗之称。后弃官返绍兴，过着“歌肉每经月，储粮不数旬”的贫苦隐士生活。明嘉靖八年，徐渭始见萧鸣凤，此后多年与萧鸣凤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萧鸣凤曾介绍汪应珍为徐渭的老师，后又在徐渭锒铛入狱时为其奔走借难。徐渭在所撰的《纪知》载：“萧鸣凤，季先生本，钱翁榘，何公鳌，异县唐先生顺之”[1]将萧鸣凤放置于第一位，可见在徐渭心中萧鸣凤的重要地位。

季本，字明德，号鼓山，浙江会稽山人，明正德十二年进士。师从王阳明习心学，《龙惕书》一文阐述其对心学的见解。季本是对徐渭影响最大的老师，徐渭曾在《纪师》中言：“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过空二十年，悔无及莫。”[2]徐渭在廿七、廿八岁正经历丧妻、乡试不第的困顿之时。季本为徐渭打开了一扇心门之窗，他以王阳明心学为宗，并在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加入道家思想，认为理是乾，气是坤，道为自然率性，故性为道之主宰。和为自然，和为中节，故中为和之主宰。心是仁义植根之处，而性是仁义生生之理，理根于心，心有则性得所养，而生生不息等诸多心学中“致知”的思想。徐渭深受季本的影响，在艺术创作中所蕴含的精气内涵与季本所倡导的心学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钱榘，字世林，号八山，浙江山阴人。王阳明弟子，与沈炼、徐渭、杨珂、柳义等人号称“越中十子”。嘉靖四年高中解元，次年又中进士，官拜邢部主事，后弃官归隐，在绍兴秦望山潜心修道。钱榘是阳明学

派中融儒、道、释三教的大成者，青年时曾在稽山书院聆听王阳明讲学，参悟“知行合一”的理念。徐渭对其心学思想中的禅意颇为敬佩，在为钱榘《逃禅集》作序中言：“色身之外皆己，色身之内皆物，亦无己与物，亦无己与物，其道甚闷眇而难名，谓无欲而无无欲者也。”足可见徐渭将参悟禅意融入在阳明心学之中。徐渭跟随这些心学大家学习的过程中，又接触到一些释道界名士。著名的玉芝禅师就是其中的代表。徐渭在《芝师将返天池山赠别》中写道：分宗演教龙南往，因得芝公过两番。又辞弟子留清謁，归到天池坐讲园。其弟子名祖王者，与渭为方外交，结庐于山阴镜湖之滨。师往来吴越间，数至其地，渭数往候之。”[3]可见徐渭结识了跟随王阳明学习过心学的玉芝禅师，并随玉芝禅师往来于江浙地区成为不涉尘世的朋友。

六、徐渭作品中的心学内涵

艺术表现生活，艺术家将自我的心境、想法融入艺术创作之中，同时也客观表达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的总体面貌。徐渭本为一介儒生，早期作品中以儒为本。中期受阳明心学融合禅、道思想使其心性得到提升，晚年作品中淡化宋元文人的格式，以一种似画似涂，笔简而神具，形似而意远的表现手法使作品超凡脱俗艺术感强烈，同时又带有对自我内心叩问，用笔墨直抒胸臆表达“本色”自我。从而将文人画推向“画出醉仙醉欲倒，我亦大醉不知晓。”的境界。纵观徐渭晚年作品，可概括为“狂”与“颠”。“狂”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狂放，是一种个性的抒发，表达“真我”的情感。借常见的动植物为素材，用不受世人所追捧的大写意风格去宣泄情感。“颠”晚年的徐渭在经历人生的种种坎坷不平之后，身心受到重创，用一种怪诞之态示以世人。徐渭在《畴谱》中曾道：“人生难逢开口笑，此不懂得笑中趣味身。”可见“颠”非本意，只是不愿与世俗随波逐流，退隐山林独善其身罢了。

七、本色与真我

徐渭在《读龙惕书》一文中提出：“己之所得”的概念，是长时间与诸多阳明学派名家的交往学习过程中升华而来的。徐渭将王阳明心学中“物我合一”的思想转化为人生精神的支撑，突出“本色与真我”，将情感的抒发与作品的表现力达到一种完美的结合。

“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徐渭是泼墨大写意的开山鼻祖，擅长画大写意花鸟，将心学、禅宗与黄老三者融合重视创新不受传统束缚，创作中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在当时的文人艺术体系中可谓离经叛道。不过恰似徐渭的创新，打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并融入王阳明“心即理”的思想元素，使晚明的艺术界灿烂多彩。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品徐渭的作品，有种信手拈来的感觉，透露着一种放逸不羁的特点。艺术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对美感的把握与创造之上，并通过作品来阐述作者情感世界，发掘内心深处的想法。徐渭的作品，无论从布局设计、构图思路及至形成寓意上无不透出天性的解放，凸显“顺手本心”的原则。通过张狂笔法赋予作品不羁情感，使观者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真情实感冲击。故笔者认为，徐渭乃是一位受阳明心学影响，敢于打破传统，超前时代的人。

参考文献：

- [1]（明）徐渭撰《徐渭集》第一二二三三页。
 - [2]（明）徐渭撰《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第一三三二二页。
 - [3]（明）徐渭撰《徐渭集》第元二二二页。
- 基金项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科研课题《馆藏青铜器上的巴蜀符号整理与研究》（3GM2021-KTZ05）